

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，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2014年度重大招标项目《非物质文化遗产“南音”研究》阶段性成果，项目批号：14JJ760001。

# 南音的学校传承

| 文·陈燕婷 |

将南音纳入学校传承，是南音历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里程碑式事件。这意味着南音从原本自生自灭的民间传承，进入了有计划有步骤有经费支撑的国家教育体系。在当前高度重视学校教育的大环境中，原本草根的民间音乐一跃而为学校教学内容，甚至成为一种特色专业，无疑是对南音的最大支持和肯定。

南音进入学校课堂，以1990年泉州市教育局和文化局向全市各有关单位下发的《关于在我市中小学音乐课程中逐步开展南音教学的意见（泉教中[90]044号，泉府文[90]012号）》（下文简称“意见”）为标志。“意见”目标明确，是为了“使中小学生接受优秀民族音乐的熏陶，以期源源不绝地培养南音后继人才。”由此目标可以看出，正是因为当时的南音“后继人才”之培养出了问题，所以当局才需要出此决策。

改革开放以后，百废待兴。南音原本应该趁着开放的春风重振往日辉煌，却不曾想由于港台流行音乐、西方音乐的大量涌入，而被边缘化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演唱、演奏、欣赏南音者，都是老年人，鲜有年轻人问津。20世纪80年代末，南音面临的传承危机有目共睹，将南音纳入学校课堂无疑是解决此危机的绝好方法，但是缺乏经费是一大问题。积极推进南音进课堂的陈日升，当时是泉州市文化局副局长，如今是泉州市南音艺术家协会主席，据他介绍，1989年，台湾一位音乐老师来到泉州，倾听了南音，注意到南音演唱演奏者的老龄化现象。在与陈日升攀谈的过程中，陈日升谈到了自己关于将南音引入课堂，以比赛推动教学的想法。当得知因为缺乏经费此想法尚难以实现时，这位音乐老师提出由自己来资助，并且在之后连续几年，每年都如约寄来十万元台币（约合2万人民币）。这位老师的这一义举扫清了南音进课堂的最后障碍，1990年计划正式实施，而且很快进入良性运转。在连续寄了3年经费



图一：陈日升（左）与泉州南音传承中心副团长增家阳

后，陈日升写信告知对方不用再寄钱，因为经费已不再是问题。

从1990年至今，已过了28年，回过头来看当初的这个文件，可知“意见”是经过深思熟虑、全盘考量而提出的，其在实施对象、教学内容、教学师资等各方面的建议都切合实际，颇为可行，使南音进课堂第一步得以顺利迈出，良好的开端奠定了之后繁荣发展的局面。例如，考虑到南音的音乐特点，年龄太小的孩子不易接受，而年纪大

① 樊祖荫、谢嘉幸：《中国（大陆）以音乐文化多样性为基础的音乐教育：发展现状及前景》，《中国音乐》2008年第2期，23-28转38页，第26页。



图二：黄国新为养正中心小学西边校区南音兴趣班授课



图三：雅颂南音社小学员

些的孩子课业又太重，因而建议首先在“初具条件的小学四年级（五年制）、五年级（六年制）、初中一年级的音乐课程中补充南音教学”；同时建议各校“组织以学生为主体的南音兴趣小组，组织演唱活动，或参加当地南音社团的节日演唱活动”。为配合此项活动，还组织专人编订了小学和中学难易不同的两种教材，小学选取“5—8首通俗易懂、内容健康的散曲供教学演唱”，中学则是“十首循序渐近的散曲（即叠拍、快三、慢三以及各种曲牌的选择搭配）”。并建议“各地文化馆（站）推荐有南音素养，有教学经验的人员兼课”，市区各校则“可由市南乐团及各南音社团派员任课”等。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，提出举行中小学生学习南音演唱选拔赛、全市中小学生学习南音演唱比赛等，获奖学生除有奖品、证书外，还可获得在升学考试中加分、报考泉州师院南音班时优先录取的机会。

南音进课堂活动展开的这28年间，有关领导部门、各中小学校、各南音社团、社会热心人士上下一心、互相配合、全力推动，影响越来越大，经常被作为良好的范例提及，例如樊祖荫、谢嘉幸认为该活动“培养了一批热爱南音的小歌手，这些歌手许多后来成为了南音社团活动的主角和传承人”，“泉州市的成功做法是政府、社团、学校、研究机构四位一体，将学校民族音乐传承与地方民族音乐文化的重建结合起来”。

据笔者所见，各中小学校南音进课堂活动的展开大致有三种方式，而且这3种方式各有优点，互为补充。

其一，大班课。大班课的目标是实现南音的普及教育，使尽量多的孩子接触南音，学习南音，喜欢南音。然而，大班课是三种方式中难度最大，最难实施的课程，因为每个孩子的音乐天赋不同，兴趣不同，再加上南音是极

富个性的乐种，所以人数越多，课就越难上，这是显而易见的。一星期一堂南音课，靠一个老师，要教会全班几十个学生唱会一首哪怕是最简单的南音乐曲，往往要花一年以上，而且学习效果还不尽人意。因此，多数学校不开设大班课。然而，笔者仍认为大班课教学非常重要，这是南音普及性教育的一大平台，不可或缺。只不过，在教学内容上应该改变，以欣赏为主，培养一批懂得欣赏南音的下一代，其重要性不亚于对南音专业人才的培养。

其二，兴趣班。兴趣班是各学校最为推崇的教学方式，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报班，积极性大，学习人数少而精，因而学习效果好，成效显著。安海雅颂南音社南音先生黄国新，是南音界资深名师，曾于1997年受聘赴菲律宾金兰郎君社任教，回国后全身心投入到南音教学中，培养出了许多优秀学生。如今天忙于各种南音教学活动：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，奔波于安海镇各小学，受聘为学生开设南音兴趣班，有时一个下午要赶两个学校，上两个兴趣班。例如每周四下午，先是4点到养正中心小学西边校区上课，然后5点再赶到成功中心小学上课。此外，每周一、三、五、日晚上到雅颂南音社为有兴趣额外学习的孩子辅导，每周六晚到茵柄村教授村里老人唱奏南音。养正中心小学西边校区的南音兴趣班开展得很好，校领导重视，购置了5套南音乐器，除了请来黄国新任课外，还有两位会奏唱南音的本校音乐老师颜雅君、许燕燕担任助教。兴趣班有20余人，仅仅不到一个学期的时间，除了个个会唱多首南音乐曲，如《直入花园》、《春光明媚》、《一间草厝》等曲外，还有多人会弹琵琶，会吹洞箫者也有几个，另有一个小男孩会拉二弦。规模颇为壮观，演唱演奏也都有模有样。

其三，课外辅导。一些特别好学的孩子，在兴趣班



图四：泉州师范学院南音学院师生参与国际南音大会唱活动



图五：《凤求凰》

之外，只要有空，还会到当地南音社团学习。另有一些计划参加比赛、演出等活动的孩子，也会在活动之前加紧训练，频繁出入南音社团，力争取得好成绩。各地的南音组织都很欢迎这些好学的小学员，每周有固定活动时间接待这些学员，有专人教学、伴奏等。遇演出、比赛还会专门抽时间抽教员为学生们辅导。例如前文提及的雅颂南音社，每周一、三、五、日为固定活动日，无论有多少学员前来，南音先生们绝不缺席。

上述3种教学方式，从南音普及教育到兴趣培养再到尖子生打造，构成了分层次、具有不同效果的完整南音教学链条，因而缺一不可。如今，后两种方式在泉州各地都开展得如火如荼，培养出了一大批能唱会奏的南音新人。大班课方式则相对较冷，有待进一步普及推广。

南音进入中小学课堂后，与之相应的师资培养便提上日程，而且迫在眉睫。虽说可以充分调动社会上的南音人才做为外聘师资，但是学校自身配置固定教师更加有利于活动的开展，而且实践证明，外聘师资与本校教师二者配合互为补充，教学效果更加明显。因此，早在1990年南音进课堂活动展开的同时，泉州教育学院就举办了短期的中小学南音师资培训班。之后，福建社会音乐学院、福建泉州艺术学校先后开设南音班。在高校开设南音课程中，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当属2003年，时任泉州师范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院长王珊创办了音乐学（南音方向）本科专业，同年招收了第一批20个学生。在此基础上，该院于2011年成立南音学院，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招收艺术硕士，成为泉州师院首个硕士点，首招南音方向艺术硕

士。

短短几年间，南音学院获得荣誉无数：“南音文化传承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”获福建省2011协同创新中心认定；“南音研究中心”获批福建省首批社会科学研究基地；“南音文化传承”获批福建省研究生教育创新基地；“南音与基本乐科”获福建省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团队……

院师生经常参与海内外南音活动，成为一个备受瞩目的新南音群体。该院于2015年推出南音新作《凤求凰》，引发各界关注。该剧由泉州师范学院副院长王珊任总策划和艺术总监，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郑长铃为艺术总监。厦门台湾艺术研究院院长曾学文编剧，厦门南乐团前团长吴世安作曲，中国评剧院国家一级导演安凤英导演，泉州师院南音学院、泉州市南音传承中心共同演绎。其中，南音学院女教师陈恩慧反串男主角司马相如，南音传承中心庄丽芬饰卓文君。先后在第十一届中国泉州国际南音大会唱开幕式、第十八届上海国际艺术节福建文化周等重要活动中上演。获得第六届福建艺术节第3届音乐舞蹈杂技曲艺类一等奖。

《凤求凰》全剧由三幕构成。第一幕讲述西汉才子司马相如与卓文君一见钟情，深夜私奔。第二幕讲述卓文君下嫁司马相如后过着清贫的生活，不但典卖首饰，还当垆卖酒。第三幕讲述司马相如仕途得意，写了一封家书寄给文君，只有“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”十三个字。文君见信即知相如已无“意”（亿），提笔回信诀别：“朱弦断，明镜缺，与君长诀！”

《凤求凰》是一部创新性、综合性作品，以南音音乐为主要创作元素，糅合了民族乐器、现代舞、梨园戏、现代舞美、灯光等等，努力寻求传统南音审美与大众审美的契合点。乐器使用方面以传统南音上四管为主，添加了压脚鼓、古琴以及北琶、古筝等其它民族乐器，奠定了南音为主的乐器音色基调，构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小型民乐队，并设置了专职指挥。男女主角的唱腔由吴世安在传统曲牌的基础上依剧情创作而成，虽然曲调并非纯粹来自传统，虽然乐器伴奏大大溢出了传统范围，有时仅由传统四管伴奏，有时以南音四管为主加入其它乐器，甚至有时用普通民乐队伴奏，但是由于演唱者是具有多年南音演唱经验的成熟南音人，用闽南话演唱，无论是咬字吐音还是润腔做韵，皆准确规范，南音韵味浓厚。

作曲家设计了一个贯穿全剧的主题，这个主题在整个剧一开始首先由洞箫主奏，配以其它民乐伴奏，曲调委婉动人，渲染了该剧哀怨伤感的悲剧气氛。之后由后台女声轻声用“m”哼唱该主题，强化了人们对该曲调的熟悉感，并在之后剧中多次出现，起到统一全剧的作用。另外，剧中的小合唱、伴唱具有民歌风特点；剧中曲与曲之间的衔接使用的是大众化的民乐队，尤其突出地使用了北琶；舞美、灯光乃至服装造型设计古色古香，华贵厚重；舞台上的侍女行走使用的是梨园戏的科步；为表现男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和思想感情，剧中设计了“凤”与“凰”两个舞者角色，分别代表司马相如与卓文君，通过舒缓流畅的肢体语言，展现其所思所想，动作轻柔、细腻。

#### 谱例：凤求凰主题



总的来说，这部剧首先从视觉上给人美轮美奂之感，精美、华贵、色彩斑斓的布景和服装、造型，符合当代人寻求感官刺激、追求视觉冲击的审美需求；音乐以大众耳

熟能详的民乐队作为铺垫，在开头、结尾、曲与曲之间的衔接中出现，有时配合南音四管乐器共同诠释传统曲牌，为男女主角唱腔伴奏。对不熟悉传统南音的人来说，大众化的民乐队音响增加了他们对音乐的亲切感，拉近了人们与音乐的距离。然而，传统南音并不是一门表演艺术，它就像传统的古琴音乐一样，是为了修身养性，而非为了表演，所以传统南音人讲究演奏的时候闭目倾听，专注于音乐本身。正因如此，对庄丽芬、陈恩惠二位主演来说，《凤求凰》对她们最大的挑战就是需要一定的表演，这毕竟是带剧情的“剧”，而不仅仅是唱“曲”。因此，该剧特设象征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“凤”与“凰”两个舞者角色，用肢体语言表现男女主角的内心世界，一方面增添视觉丰富性，另一方面使剧情进展更流畅贯通，为男女主角分担解忧，化解表演欠缺的尴尬，也更能专心于南音唱腔。总策划王珊曾谈及，2016年在上海同济大学上演时，得到大学生们的热烈欢迎，演出结束热烈的掌声持续了25分钟，足见年轻人对该剧的认可程度。

总而言之，南音纳入学校教育体系，为南音传承打开了一片新天地。经过将近30年社会各界的宣传推广，南音如今炙手可热，成为校园中一道靓丽的风景，南音新人不断涌现，各式传统的、创新的南音节目，在校内外各种文艺演出中占据重要地位。然而，需要注意的是，学校教育体系毕竟跟传统南音馆阁有着本质的不同，因而学校教育体系中培养出来的当代南音新人，也与传统馆阁中培养出来的南音人有着很大不同。前者往往更崇尚创新，后者则更偏向守旧。当前，学校南音教育发展态势良好，为南音今日的繁荣局面做出了巨大贡献，而且未来潜力无限，令人期待。但是我们在继续推动学校南音教育前行的同时，也需要花大力气提高传统南音馆阁的地位，扩大南音馆阁的影响，做到学校南音教育和南音馆阁传承齐头并进。南音馆阁有自己的一套信仰和习俗，有很多的行为和演奏规范，这些对于维护传统南音的韵味都是不可或缺的。让学校中的南音学员更多更深入地浸润在南音馆阁中，尽可能地象传统南音人那样，在潜移默化中理解和学习南音，有助于相对原汁原味的传统南音的传承。

(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)

(责任编辑 张宝华)